歷史與空間

■ 張桂輝

登臨「二七紀念塔」

二七紀念塔，位於鄭州市二七廣場，全稱「鄭州二七大罷工紀念塔」，是專門為紀念發生於1923年2月7日的「二七大罷工」而修建的。丁酉之夏，應邀前往河南新鄉參加一個采風活動。活動結束後，我沒有選擇去其他景區遊覽，而是直奔河南省省會鄭州，就是想去看看二七紀念塔。抵達鄭州的當晚，我和夫人便迫不及待地前去二七廣場。已是晚上九點多鐘，紀念塔早已閉門謝客了。偌大的廣場，燈火通明、遊人如織。我們逗留了半個小時，從不同角度、不同距離，拍了幾張紀念塔照片，步行返回賓館。

次日中午，我們再次來到二七廣場，出示了個人身份證，免費進入塔內參觀。鋼筋混凝土結構的二七紀念塔，建於1971年，塔身是中國建築獨特的仿古連體雙塔；塔高63米，共14層。其中，基座3層、塔身11層。步入其中，最先進入視線的是圓形大柱上豎排版「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幾個行草紅底金字。塔內逐層設有10個展廳，主要陳列展示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歷史及起因、經過和結果。展品有實物、圖片和文字資料等。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最年輕」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猜想，當年只有35歲的二七紀念塔，所以能夠躋身全國重點文保單位，除了設計考究、獨具特色，大概還與她的特殊用途——紀念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不無關係。

二七紀念塔，現更名為「二七紀念館」。塔式新穎、獨特，每層頂角為仿古挑角飛簷，綠色琉璃瓦覆頂，顯得雄偉壯觀，極具中國民族建築特色。塔頂建有鐘樓，六面直徑2.7米的大鐘，整點報時並演奏《東方紅》樂曲。鐘樓上高矗着一枚紅五星。塔平面，為東西相連的兩個五邊形，從東西方向看為單塔，從南北方向看是雙塔。塔內自下而上，分別設有「序廳」；京漢鐵路的修建與早期工人運動；京漢鐵路總工會的成立；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工人運動的恢復和再遭摧殘；永恒的紀念；二七塔今昔；城市記憶；繼往開來等展廳。既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是國內外遊客必遊之地，還是鄭州市名副其實的標誌性建築。「沒到『二七塔』，就等於沒到過鄭州。」這句話，在鄭州市幾乎家喻戶曉。

走進二七紀念塔，站在圖文並茂的展板前，彷彿穿越時空隧道，把我帶到95年前——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各站工會代表，在鄭州召開總工會成立大會。直系軍閥吳佩孚聞風喪膽，撕去「保護勞工」的假面具後，非但命令軍警用武力加以阻撓和破壞，而且封閉總工會會所。總工會隨即組織全路兩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並將總工會移至武漢江岸辦公。2月4日總罷工開始，全線所有客貨車一律停開，長達千餘公里的京漢線陷於癱瘓。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糾察隊長、共產黨員曾玉良，英勇無畏、大義凜然領導工人粉碎了軍閥破壞罷工的陰謀。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2月6日，湖北工團聯合會和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發動武漢各工團代表兩千餘人赴江岸慰問，並和鐵路工人萬餘人舉行集會，高呼口號，遊行示威。北洋軍閥與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加緊勾結。2月7日，曹錕、吳佩孚等派大批軍警分別在長辛店、鄭州和武漢江岸等處進行血腥鎮壓，工人被殺40多人，受傷200多人，被捕60多人，遭開除1,000多人。林祥謙、施洋及京漢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史文彬等均被逮捕。林祥謙寧死不屈，在敵人屠刀前，拒絕下令復工，慷慨就義，年僅31歲；施洋也在武昌被殺害。這次慘案，一方面，暴露了軍閥的醜陋嘴臉和殘暴本性；另一方面，則彰顯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堅定性和組織紀律性。

參觀過程中，我注意到，不同主題的展廳，其內部佈置和展覽內容也各不相同。在「繼往開來」展廳裡，陳列着毛澤東、朱德、江澤民、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董必武、陳雲等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題詞，而何香凝老人為紀念「二·七」大罷工領導人之一、中國工人階級的傑出代表和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者——林祥謙烈士所畫的梅花，獨具風格，分外醒目。

在「二七塔今昔」展廳裡，陳設有最早的木塔模型，下粗上尖，遠看像一枚立着的「子彈」。塔身上有「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九個浮雕大字；還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鄭州火車站的圖片，以及《追悼「二七」死難同志》歌曲影印件等。依稀記得，半個多世紀前，我讀小學時，就曾讀過林祥謙與二七大罷工的相關文章，但這首歌卻不曾聽過。雖然沒有詞曲作者的姓名，我還是認認真真地把歌詞抄了下來：「你們為了戰鬥而犧牲了，開勞動階級鬥爭第一幕！你們將你們一切的交與國民了，生命幸福和自由！你們長眠在地

■位於鄭州市的二七紀念塔。 作者提供

獄的墳墓中了，萬惡的軍閥和帝國主義！我們踏着這條血路前進，繼你們的志以慰你們。」塔內展廳裡，還陳列着一些百年前的實物。如，「山」字形的「三頭汽笛」；四方形的「信號燈」；「T」字形的「水泵芯」等。它們雖然都靜靜地安臥在展櫃內，但在我看來，此時無聲勝有聲——它們似在默默訴說着那個時代中國積貧積弱的落後景象。

那天，雖然熱氣襲人，且又臨近中午，我還是堅持拾級而上，一個展廳一個展廳地參觀。最後，我來到紀念塔頂層觀光。為了確保人身安全，觀光廳四周是密封玻璃牆。我懷着既沉重又釋然的心情，放眼遠眺，俯瞰周遭，但見高樓林立、宏偉壯觀；東西南北，幾條寬敞的道路，人流如潮、車水馬龍，一派繁榮景象；開闊的廣場上，除了匆匆過客，不時有人駐足，或拍照，或注視。觸景生情，不由得想起中國鐵路的發展史——始建於清朝末年的中國鐵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建設和發展，現已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以及最高運營速度的高速鐵路網。有資料表明，2016年中國高鐵運營里程超過2.2萬公里，佔全球高鐵運營里程的65%，穩居世界高鐵里程榜首。高鐵，給中國人民生活、經濟發展等帶來的便捷與改變是有目共睹的。

鄭州，是京漢鐵路工人運動的中心和策源地之一，京漢鐵路總工會曾兩度設立在鄭州。立身於「二七」烈士殉難地的二七紀念塔，作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正發揮着弘揚紅色文化、傳承革命精神的作用。登臨紀念塔頂層的那一刻，京漢鐵路工人當年傳唱的歌謠若隱若現，在耳邊響起。今非昔比，不論是鐵路工人，抑或是其他工人，既是國家的主人翁，也是建設的主力軍。不僅當家又作主，而且創造着未來。

書若蜉蝣

■ 葉 輝

螢光筆滄桑史

堀江幸夫的纖維筆頭紅遍全美，比起以酒精充當溶劑的墨水，較輕盈的水性墨水滲入紙張較淺，同時色素製造技術令黃色與粉紅等明亮色彩隨而相繼問世，顏色既可躍然紙上，又可長久保持透明，而底下文字依舊清晰，遂標誌着螢光筆的時代正式降臨。

威廉·卡特（William Carter）1858年在波士頓成立供應紙張的公司，其後大量購入墨水，分裝成小瓶以本身品牌轉賣，然而，遇到南北戰爭，業務遂告終止；供應商為塔特與摩爾公司（Tuttle & Moore），自塔特從軍之後，摩爾就將生意收起，卡特只好支付權利金，取得配方使用授權；最終定名為「卡特墨水」，上世紀初以各項新產品活躍於市場，當中包括打字機專用碳紙（carbon paper）、原子筆、打字機色帶乃至各類新式墨水，俱見證卡特墨水透過創新而歷久不衰。

且說威廉·卡特於1963年推出新產品Hi-Liter螢光筆，起初只有黃色，與馬克筆登場之時，當中就有「超能標」（Marks-A-Lot）及「超閃標色筆」（Glow-Color）；Hi-Liter螢光筆非常暢銷，如今卡特螢光筆具有多種顏色，最暢銷的為黃色與粉紅色，在可見光譜的黃色，在紙張上最跳脫，遂將筆記、改稿及閱讀帶入新時代。

事實上，有些文具商人對Hi-Liter暴紅，顯得很不開心，諸如君特·史萬豪瑟（Gunter Schwanhausser），他身為德國人，習慣定期出國考察文具，以便掌握全球墨水筆與鉛筆的最新動態，他在文具店見到螢光筆，皆因他的體內流着文具的血液。

其實他的曾祖父就在紐倫堡（Nurenberg）創辦鉛筆廠，營運沒多久就負債了，而在他接手之後，業務漸見起色，就在1906年舉行的巴伐利亞州博覽會上，他的文具公司遂展出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鉛筆（從頭到尾有30公尺，然而，比之2011年的怪物鉛筆，長達225公尺，無疑就顯得小巫見大巫了，世界紀錄就有如此記載：「在公證人面前，此一鉛筆在削尖後，在紙上寫下幾個字。」

其父與兩名叔叔於1968年退休後，君特與親戚侯斯特（Horst）攜手合作，其間他首次見到螢光筆，親眼見到美國學生在埋首書本時愛用螢光筆，覺得他可將潛力有所擴大、但他不太滿意螢光筆的品質，覺得其時的黃墨水太髒，單調的圓柱形全沒腰身，筆頭又大，不成比例，遂構思獨一無二的螢光筆，帶着使命感返回德國。

回到德國之後，君特就讓研發主管漢斯-喬琴·霍夫曼（Hans-Joachim Hoffman）負責生產更為明亮的螢光墨水；在上世紀60至70年代，紫外線光深受嬉皮士歡迎，以超閃標色筆設計幻覺海報，他對螢光筆很有信心，而此筆需要一個響亮的名稱，就與其形狀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感受，讓人一聽就知道螢光筆並非池中物，最好簡短而有力，要不就叫STABILO BOSS吧；事實上，君特不僅覺得新名字不錯，更覺得名字太棒了，他決定不必與公司其他產品一樣具有編號——螢光筆就稱為BOSS，簡單而響亮，STABILO BOSS實為完美的存在。

詩詞偶拾

■ 李潔新

莫負時代春光好

序：邁進新時代，無處不陽光，春風化雨，百業興旺。全賴中國共產黨之英明指揮，習主席之擎燈引路，睿智宏量。喜看今朝，全國上下，各行各業，人人各展所長，不負時代春光好，鐵肩擔重任，奇蹟雙手創。在復興路上，把雄壯之戰歌唱響。

莫負時代春光好，　莫負時代春光好，
黨播雨露灑陽光。　學子晨早擠課堂。
雨露滋潤結碩果，　書聲朗朗滿校園，
陽光普照前程廣。　心懷報國宏志藏。
莫負時代春光好，　莫負時代春光好，
金輝銀彩溢廠礦。　千街萬店人氣旺。
流水線泛重重浪，　資訊暢達聚財源，
新品奔流湧四方。　貨阜物豐堆滿倉。
莫負時代春光好，　神州春色無限好，
綠水青山着新裝。　圓夢大業風潮漲。
六畜興旺塘魚肥，　風捲東西南北中，
稻菽遍野透芬芳。　潮漫工農兵學商。
莫負時代春光好，　春光和熙暖融融
戍營兵精志高昂。　萬馬奔騰激情昂。
鋼車鐵馬起沙塵，　紅旗長伴風雨行，
燕翔鯨吟軍威壯。　濃彩炫色繪輝煌。

古典瞬間

■ 唐寶民

沈從文：不把小事放在心上

許傑是一位老作家，1944年，他發表了《上官碧的〈看虹錄〉》和《沈從文的〈摘星錄〉》，斥責這兩篇小說是色情文學，兩篇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之後，又收入到了許傑於1945年在浙江永安立達書店印行的《現代小說過眼錄》一書，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當然，這些不實的指責，也給沈從文造成了一定的傷害。時間一晃過去了幾十年，1975年的一天，許傑從上海來北京辦事，此時的許傑，經過這麼多年的反思，也許感覺到了自己當初對沈從文的批評過於草率，因此想順便拜訪一下沈從文，就打聽到了沈從文的住址，登門拜訪沈從文。沒想到見面之後，沈從文非常熱情地接待了他，並留飯閒談、毫無芥蒂，對於許傑曾經帶給他的傷害，他絲毫不曾提起，彷彿壓根就沒發生過那件事一樣。看到沈從文已經放棄了文學創作，許傑感慨萬端，認為和自己當年對他的批判有關，因此更加歉疚，回到上海後，許傑寫了一封信給沈從文，就當年自己對沈從文的輕率批判表達了歉意，但過了一段時間，許傑並沒有接到沈從文的回信，他以為沈從文一定是難以釋懷當年的傷害，所以才不回自己的信。但又過了一段時間後，他卻接到了沈從文的回信，沈從文在信中說：「主要是你提的小事，從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跡。你一再提及，倒反而恰恰成為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詞，成為遲遲不易作覆的原因！希望得到這個信後，千萬不要再把這類小事放在心上！」令許傑萬分感動。

1979年，許傑到北京參加文代會，再一次到沈從文家進行拜訪，這一次是和作家王西彥一同去的，王西彥當年初入文壇時，曾得到過沈從文的幫助，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就是由沈從文編定並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1944年，王西彥在桂林主編《新墾地》，這張報紙也發表了許傑批評沈從文的那兩篇文章，王西彥因此一直深感不安。許傑告訴了他1975年與沈從文見面的情形，說：「我給自己作了一個決定：『不能再枉自懷着小人之心，從文先生可是個寬厚的人！』」許傑和王西彥此次登門拜訪，同樣受到了沈從文的熱情接待，王西彥因此在11月11日的日記中感動地寫道：「現在他和夫人張兆和同志住在一間小小房子裡，認出我就溫和地笑着，顯出十分高興的樣子，握着的手好一會沒有放開。四十年代在桂林編副刊時，我曾發表過X先生批評他《看虹錄》的文章；現在我和X先生卻一起來他家作客話舊了，這真是歷史的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吧？」

別人曾經加在自己身上的傷害，沈從文把它看作是小事，全沒有把它放在心上。這就是大師的為人境界。

沈從文墓碑的背後，刻着「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幾個字，這正是他人格的真實寫照。

來鴻

■ 俞慧軍

雪兒

這是臘月裡一場下得最猛的雪了。大雪幾乎把江南這個偏僻村落對外的所有通道給封鎖住了。雪兒站在教室外的簷廊裡等着爹的到來。每天爹在下午五時準時會來學校接她。可今天怎麼啦！

雪兒乾脆來到校門外，坐在雪地上，回頭望望她剛剛走出校門時那一串串歪歪斜斜的腳印，她想，要是能堆一個大雪人該有多好呀？可是到哪裡去堆呢？她伸出舌頭舔舔化成了水的白雪，慢慢地閉上了眼睛，她彷彿看到了空曠潔白的原野，她感到有兩行熱乎乎的淚水從眼眶裡溢出來，她沒有去擦，仍舊那樣揚着臉，感覺着雪的飄落。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天，也是這樣一個大雪紛飛的清晨，剛滿月的雪兒被遺棄在這個名叫凰星村的東墩頭大道旁，過路的人除了同情沒有一個人想把這個剛掙脫襁褓的她撿回去。眼看晌午了，在白雪映照下的那隻躺着雪兒的竹籃子彷彿已經沒有了孩子的哭聲。村裡一個名叫樹生的老人乘四下無人便悄悄地將雪兒抱回了家。樹生其實也剛五十開外，同是天涯淪落人，從此孤身一人的樹生與雪兒成了相依為命的父女。從剛滿月到如今十歲讀三年級的雪兒，腦海裡沒有見過爹媽是啥模樣，聽抱回來的養父講：當時抱回來的雪兒氣若游絲，全仗對門的退休老醫生救了一命，雪兒的名字還是老醫生起的。樹生原在一家國企當門衛，拿工資。前幾年退休後又閒不住撿些破爛賣給收廢站，加上退休工資，日子也過得平淡卻順暢。但自從雪兒八歲那年查出白血病後日子就緊了，樹生也一夜之間蒼老了許多。

飄揚着雪花的村道上很少有人走動，雪兒的身影在寂靜的村道裡顯得很單薄，她很費力地穿過村道來到村邊的那個被許多冬青樹枝圍成的院子前。這就是她的家，雪兒站在堂屋前，目光越過院子看到了院子深處的堂屋，就忍不住叫一聲：爹——她一邊叫爹爹，一邊朝堂屋奔跑，雪兒在奔跑的過程中看到了那扇黑赭色的門開了，她看到養父拄着一根乾樹棍顫巍巍地在村幹部的攙扶下出現在門口。

養父說，雪兒，是雪兒嗎？雪兒不顧一切地撲進爹的懷裡。養父用他那蒼老的手摸着撫着凍得冰涼的小臉，並疊聲地叫着：「雪兒是你嗎？雪兒，真是你嗎？爹就要去學校接你哩，沒想到剛剛出村口就摔了一跤，斷了一根肋骨……」

淚水從雪兒的眼睛裡湧出來。養父說：「快先把那兩種藥片吃了，我送走大叔大伯再給你做飯。」雪兒很乖巧地打開兩隻藥瓶子，用養父早已煲開的溫水，六顆黃綠分明的藥丸，在手中分兩次送進嘴裡，一飲而盡。雪兒已習慣了。自從去年查出白血病後，雪兒除了按規定化療外，定時定量服藥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養父送走村幹部回到堂屋問雪兒：「感覺好點了？」雪兒說：「我老覺沒勁。爹，啥是白血病？白血病很難治好，是嗎？」

養父把雪兒緊緊地摟在懷裡，蒼老的淚水從他的眼裡流出來。他說：「好治。好治。現在醫學發達了……」雪兒慢慢推開爹，說：「我想堆個大雪人。」養父說：「雪兒，你歇着，吃好飯爹給你堆。」

雪兒說：「不。爹，我自己堆。」養父說：「行！你自己堆。」

在冬季裡一個大雪紛飛的傍晚，一個名叫雪兒的女孩在養父蒼老的視線下吃力地堆着雪人，她的臉色愈來愈蒼白，在天色暗淡下來的時候，那把鐵鍬從她的手中滑落，她無力地坐在地上，爹走過來扶起自己的女兒，養父說：「雪兒，回家歇會兒，等明天再堆。」雪兒在爹的幫助下回到了房內，她睡在爹用熱水袋溫暖的床上，很快進入了夢鄉。

雪兒醒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雪兒每天總是在爹親切的叫喚聲中甦醒過來，再喝着爹煲好的粥，嚼着香噴噴的煎雞蛋。「今天怎麼了？」雪兒邊想邊下床穿好衣服。她拉開門，眼前出現的情景使她愣住了。她看到了一個老大老大的雪人坐在院子裡向她微笑。在雪人的旁邊，她看到了爹。爹盤腿坐在那裡；好像好累好累，爹的身上和四周落滿了厚厚的白雪。雪兒叫着跑過去，可是爹沒有說話，爹一動不動地坐在雪地上，好像睡着了。雪兒不敢驚動爹爹，她悄悄地在爹的身邊坐了很久。冬季白雪的冷艷在她幼小的腦海裡化成一片淒美的世界。

生活點滴

■ 羅大佺

羅豆子

兒時，在鄉村的田野上，山林裡，常常可以看到一種野生植物，小小的果實，橢圓橢圓，鮮艷的色彩，晶瑩剔透，摘一顆放到嘴裡，用牙齒輕輕一咬，酸甜酸甜的味道溢得滿嘴香甜。

這種野生植物就是羅豆子，在童年的時光裡有着很深的記憶。

羅豆子學名胡頹子，屬常綠直立灌木。記憶中的羅豆子生長於家鄉的田埂邊、山溝旁和山地雜木林裡，樹枝蓬勃，披滿綠葉，枝上帶刺，有的很短，有的較長。羅豆子耐寒，一年四季葉兒常綠，花開九月，乳白色的小花擠滿枝頭，非常好看，來年四至六月開始結果，果實很小，橢圓形，青色，開始成熟時為鮮紅色，成熟後轉為紫紅色。果實雖小，水分充足，色彩鮮艷，摘一顆放到嘴裡，甜酸甜酸的味道非常可口。吃完果肉，咬開果核，發現內面還有一層白色絲狀棉毛。羅豆子的果實除了可以生吃外，還可以泡酒，根、葉、果實均可藥用，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脂質氧化、抗炎鎮痛、免疫等功能。

兒時放牛，最愛尋羅豆子。那時的田野、山林，荒草蔓延，雜木叢生，野物頗多，小水溝裡可以抓住小魚，雜草叢中可以尋到鳥蛋……

但能吃的水果，卻是屈指可數。每次尋到一株羅豆子，我們都驚喜不已，扒開樹枝，看看有幾顆成熟的，小心翼翼地從樹刺中摘下，放到手裡，然後和小夥伴們一起，你一顆我一顆地分食。

羅豆子不僅味甜可食，還有一定的觀賞價值。看着那亮晶晶的小東西，我們除嘴饞時吃幾顆外，有時還會把它揣到兜裡，帶回家給父母和弟妹嘗鮮。當我們從兜裡掏出羅豆子時，小小的羅豆子卻不知什麼時候被壓破了皮，只剩下一大把殘核，紅紅的汁水沁濕了衣兜。

羅豆子，童年鄉村中最美的記憶。